

(美)悉·布·費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商 务 印 書 館

11.232/16

519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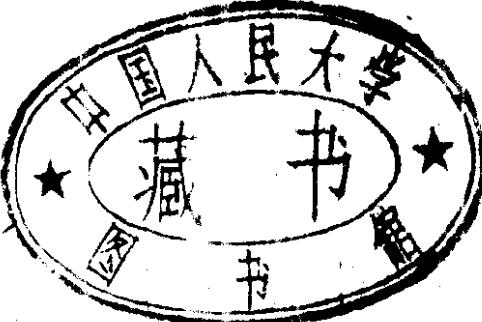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上 册

〔美〕悉·布·費著

于熙儉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年·北京

S. B.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I

Before Sarajevo: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War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0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上册

〔美〕悉·布·費著 于熙儉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华印書局印裝

統一書號：3917·21

1959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412千字

印張：14—2/16 印數 1—3,800 冊

定价(9)1.90元

序 言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战争是侵略的、劫掠的、非正义的战争，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壟斷集團之間为分割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以及投資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續了四年，在战争期間战死和因伤致死的人数达一千万，因战争灾难和飢餓而死亡的亦将近这个数字。战争直接造成的經濟损失达二千七百亿美元。人民飽受战争苦难，而战争的禍首——帝国主义国家的壟斷資本家却大發橫財。

关于战争的起因，資产阶级历史学者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有的竭力为本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辩护，把战争的責任推給另一方；有的則把一些偶然的原因或一些非本質的次要原因归結為發生战争的基本原因。总之，他們所有这些說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掩盖事实的真相，歪曲战争的性質，用以欺騙广大的人民群众。本書作者美国現代資产阶级历史学家悉·布·費(生于1876年)当然也不例外。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战争是随着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出現和社会之分化为对抗阶级而产生的社会現象。它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或国家为了某种經濟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組織的武装斗争。战争就其本質來說，是某一阶级以暴力手段来施行的政治的繼續，而政治又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發生的原因，應該从参战国統治阶级在战前执行的政策以及决定这种政策的社会制度和經濟基础中去找寻。

如果說 1640 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 1789 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標誌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開端的話，那末 1871 年的普法戰爭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的建立就是資本主義走上衰亡、沒落的轉折點。至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更進一步走上垂死的、腐朽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一事實不能不強烈地影響着國際關係的發展。

1873 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各國中小企業紛紛破產，大大地推動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生產的高度集中和資本的高度集積，形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壟斷組織為了 获取高額利潤，迫切需要新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他們控制着本國的政府，竭力向外擴張。

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結果，一些過去是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很快超過了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新起的帝國主義國家需要殖民地，但世界已被分割完畢。因此就需要根據實力對比來重新分割世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法二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分別佔據第一和第二位；而到二十世紀初則降為第三和第四位；原來處於第四位的德國却一躍而居第二位。經濟實力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但雙方擁有的殖民地的狀況並沒有相應的變化，在大戰爆發前夕英國占有殖民地三千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三億九千三百五十萬，而德國在這個時候僅有殖民地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三十萬。

新起的國家要奪取殖民地，而舊殖民帝國則拚命設法保持住自己的陣地。於是列強之間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矛盾愈來愈尖銳。這個矛盾的發展促使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一危機的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所以，列寧說：“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里統治階級所處客觀

地位的分析。”^①

而本書作者恰恰是从“戰爭底外交历史”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的。他把战争發生的原因归結为：同盟的体系、軍国主义、民族主义、經濟帝国主义和新聞宣傳等五个因素；并認為在普法战争之后列强之間締結同盟体系更是这五个因素中唯一主要的基本原因。^②

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作者不是有意避开和隱瞞战争的真正原因，那也是由于他站在資產阶级立場，根本不能認清事情的本質。作者观点的錯誤还不仅于此，即以他所列举的几項原因而論，他也不能或不願把真相完全闡明。例如，他把帝国主义国家締結的軍事联盟說成是为了和平的目的；把德国軍国主义之所以發动战争說成是由于所謂高度爱国思想，保衛本国不为別國侵犯所致；把巴尔干半島摆脱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德国帝国主义之所謂“优等民族”的反动大日耳曼主义混为一談，通称之为民族主义等等。

把帝国主义的侵略集團說成是共同防御的联盟，說成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这本是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辯护士資產阶级反动学者共同的慣技。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作者如此热中地为德国軍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辩护，他竟然顛倒黑白地把德国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軍国主义的魁首俾斯麦說成是“維护欧洲和平的人物”。我們只要注意一下这本书初版發表的时间(1928年)，显然就可以看出作者这些論調，同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竭力扶植德国軍国主义勢力不是沒有关系的。

关于帝国主义者慣把战争說成和平，侵略說成防御的手法，斯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21頁。

② 本書第27頁。

大林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和揭露。斯大林所講的，也恰好正是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的战争联盟而說的。斯大林說：“我們从欧洲史中知道，每当締結关于为新大战分布实力的條約时，总是把这种條約称呼为和平條約。人們每次締結确定未来战争参加者條約的时候，总是同时掀起关于所謂和平的喧嚷。在这样的場合，总是有人来假意歌頌和平。正是在大家談論和平、而假意的歌頌者竭力頌揚俾斯麦底和平意向的时候，德国和奥国締結了一个所謂完全是和平性的，完全是和平主义的協約，这个協約也就成了未来帝国主义大战底基因之一。我所指的是 1879 年訂立的德奥協約。

“……作为这个关于欧洲和平而事实上是关于欧洲战争的協定所产生的后果出現的，是另一个协定，即法俄两国在1891至1893年間訂立的协定。——当然也是关于和平而不关于什么別的东西呀！

“……这就是資产阶级外交界玩弄極端虛伪把戏的标本，他們用叫喊歌唱和平的空談来竭力掩盖准备新战争的行动。”^①本書作者就是这样和帝国主义战争發动者完全一鼻孔出气的，其目的是在于掩盖战争的本質。但是，不管这般辯护士如何顛倒黑白，事實畢竟是事實，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資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一次人类浩劫。这次战争是在好久以前就由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好的。發动这次战争的罪人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大战的結果，战争的双方都沒有如願以偿，引起战争的根本矛盾也沒有得到解决。而出于战争發动者意願之外的是，帝国主义陣地在它最薄弱的一环——沙皇俄国，被突破了，导致了偉大十月

^①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14頁。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总危机的阶段。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由于分赃不均，反而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伏下了禍机。

悉·布·費这本书在观点上是一无可取的，其所以仍把它翻译出版，是因为书中有不少原始材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和现代的国际关系，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材料同他的錯誤观点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引用时，还要善于批判地对待。

孙福生

1959年6月

修訂第二版作者序言

本書第一版出版以后，两年来陆续出了不少关于战争起源的新的文件資料。G·P·顧池博士和H·W·唐伯利教授已将可貴的“英國文件”，專心致志地編到1912年哈尔丹使德失敗后的英德关系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去年聖誕节时奧國的学者們向世界献出了八巨册“奧匈外交政策”，包括1908年到1914年他們档案中的将近一万二千項文件。这个集子与德国的“德国文件”相似；而且由于它在一般方面对于巴尔干問題，个别方面对于奧塞关系，披露了一些新的資料，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法国政府出版了“法国外交文件”的前三卷；这部巨著將詳細闡明1871年到1914年的法国外交政策，正如“德国文件”闡明同期的德国政策一样。

除了这些官方的出版物之外，还出現了許多有价值的私人著作，其中包括重要的新文件，以未發表过的原材料为依据的著作。波基雪維基博士編輯的非官方文献“1903年到1914年的塞尔維亞外交政策”，代替塞尔維亞政府完成了一部分工作。塞尔維亞政府过去一直未能象其他国家那样，毫无保留地公布战前的全部秘密文件。生动的傳記，如牛頓勳爵的“兰斯丹勳爵”，哈罗德·尼哥爾孙的“卡諾克勳爵”（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亞塔尔·尼哥爾孙爵士），以及摩黎勳爵的出色的“辞职备忘录”，对于英国某些领导人物及其心理提供了有意味的描繪。托伯男爵在“战前俄国的政策”一書，把他对于伊茲伏斯基和战前俄国政策的某些事件所知道的一切，毫不含糊地說了出来。此外，本書作者还有机会預先讀到B·E·希米特教授即将出版的精湛的著作“1914年大战的来临”

第一卷的初稿。

这些書和新出的其他資料以及許多次要的專題研究，对于我想在这两卷書的範圍之內說明大战起源的綱要都可提供不少細节。但它們基本上并不能改变我原来的叙述線索或結論，也不足以影响本書原有的形式。因此，我只重写了個別的几段，在附注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資料。本書因而保留了初版本的頁數，使学生便于閱讀。在本書德、法文版中，也作了这些修正。

悉·布·費

1930年6月28日于哈佛大學

第一版作者序言

当世界大战突然燃起了欧洲的烽火，美国舆论在宣传和战争偏见的影响之下起而谴责德国和德皇为战争的祸首时，作者是不愿附和这种论调的。他的历史感告诉他：这次的情形，象过去一样，不能把整个或主要的责任推给某一国家或某一个人。只要把英、法、俄政府早期公布的蓝皮书、黄皮书、橙皮书略加研究，就可以很快地看出这些文件并不完整可靠（虽然比德奥的白皮书和红皮书完整可靠一些），它们象 J. M. 培克之流的庸浅论调一样，似乎可以使无数读者信服，却不能据此作出正确的最后结论。因此，在大战时期，作者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在大学教室提出讨论之外，始终是保持沉默的。

但是，1919年德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府根据本国秘密档案公布了一整批有关 1914 年 7 月外交紧急时期的文件之后，似乎就有了材料使我们对于大战的近因，终于能得出一种初步的见解。因此，作者在 1920 年到 1921 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写了一篇“关于大战起源的新看法”，冒昧地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篇文章使美国学者注意到，需要重新考虑在战争狂热中形成的对战争直接责任的看法。由于以后更多的文件公布了，特别是俄国方面的文件，而英、法政府则拒绝公布它们在 1914 年 7 月间行动的任何令人信服的全部文件记录，因而，不久有一班学者起而主张凡尔赛和约中德国及其同盟国家应负战争全责的条款，应加“修訂”。这些学者中有一部分（特别是在法国的反普恩加莱的修訂和约派），正如从前那班跟随培克走宣传路线的一样，远离了历史真理的中庸之道，在论调上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危险。

作者既不同意前一派的看法，也不同意后一派的看法。在本書中作者并无政治上的动机，想替凡尔賽和約辩护，或是主張加以修改；作者只想执行一个历史学者正当的任务，正如一个史学大师所說的——說明事实的真正由來。作者希望能做到无激怒亦无偏爱。作者很少引証爭論戰爭起源的許多材料，并不是因为沒有讀到它們，而是想避免爭論，尽量根据正式文件求得結論。現在，官方文件和自傳材料是这样丰富，因而可能产生两种結果。一方面，一个学者可以專門研究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国家的行为，从文件中專选支持其論点的材料，而輕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理論，使那些不加深究的人相信某一人或某一国的动机和手段都是天使一般或都是魔鬼模样。另一方面，一个学者可以憑良知从各方面公正地看問題，从当事人本人的观点，而不是从他們的拥护者或敌对者的观点，来解釋他們的行为，由此而达到一种无偏見的論断。本書的目的，自不待言，是想遵循第二种做法；至于能做到什么地步，则須由讀者来判断了。

音譯斯拉夫文的專有名詞，是一件麻煩的事，最好是采用美國圖書館的办法，而略去那些音符。不过有些日耳曼語源的俄羅斯人名，如 Schilling，以及少数塞尔維亞—克罗地亞的人名，如 Princip，則采用通行的譯名，而不問是否合乎正式譯法。

本書引用的外国文件或著述一般都是由作者本人从原文直接翻譯的，而未采用別人的英譯文。这是因为別人的譯文有时是节譯，或是作者的翻譯早于其他譯文，或是作者比較喜欢自己的譯法。本書引用的文件大多是冗長的，这是因为作者想竭力避免斷章取义，以免引起錯誤的暗示，或是蒙蔽了真理。另有些地方，則为簡便起見，把某些繁复的詞語或称呼縮短或刪去了，例如“奧地利—匈牙利”，一般只用奥地利。

本書沒有附录正式的参考書目，因为有关的最重要的近代文

獻，在本書的參考文獻略語表中、正文中或正文各章节有关文献的許多注解中，都已經提到了。

关于那些包括比較早期文献的各种参考書目中，最有用的有下列几种：

G·W·普羅德羅編：“英國博物院 1914 年至 1920 年搜集關於 1914 年至 1918 年歐戰圖書的內容索引”（1922 年倫敦出版）；

A·V·韋格勒編：“關於戰爭責任的文獻”（1923 年柏林出版，1926 年增訂版）；

J·L·孔茲編：“戰爭文獻目錄”（1920 年柏林出版）；

德國圖書交流公司編：“國內外有關戰爭責任的文獻目錄”（1925 年來比錫出版）；

A·倫卜羅梭編：“關於各國戰爭的詳細書目”（1920 年羅馬出版）；

“國會圖書館收藏關於歐戰文獻及其他資料的目錄”（1918 年華盛頓出版）；

以及很有價值的 J·杜波，C·亞朋，C·布羅奇等編輯，大戰圖書館及博物院發行的“分類書目”（1921 年起巴黎出版）。

有两种內容以大戰起源为主的期刊，可以經常了解这方面的新的文獻：“戰爭的責任”，A·V·韋格勒主編（1923 年創刊，柏林出版）；“世界大戰史評論”（1923 年創刊，巴黎出版）。關於各種論文、評論、新書的書名等，則可以參看下列各種歷史和政治刊物：如“美國歷史評論”、“英國歷史評論”、“斯拉夫評論”、“歷史雜誌”、“歷史評論”、“紅色檔案”、“外交季刊”、紐約時報的“現代史料”、“政治學季刊”、“歐洲經濟政治概況”、“政治及歷史檔案”、“歐洲漫談”、“新歐洲”、“進化”，“中立國調查世界大戰起因中央委員會公報”，以及許多別的刊物。

最後，應該感謝最初鼓勵作者寫作本書的 J·F·詹姆森教授和逝世不久的柯立支教授，審閱本書一部分初稿的 B·E·希米特教授，以及校對校樣的 W·L·蘭格教授和 L·B·派克德教授。但是他們對於本書的錯誤和見解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参考文献略語表

書中引証文件时的数字，凡文件是在 1914 年 7 月以前的（如“巴尔干时事”、“德国文件”、“西伯特—希来納尔”、“斯梯夫”等），是指卷数和頁数，因为它們的篇幅很長，一篇就占很多面，用頁数表示比較准确。至于 1914 年 7 月間的文件（如“奥国紅皮書”、“英國文件”等），大多是簡短的电报，所提到的数字，是指出版物的編号。

“巴尔干时事”——外交部：巴尔干时事，1912 年至 1914 年，共 3 卷，1922 年巴黎出版。

“奥国紅皮書”——（1919 年的奥国紅皮書）1914 年大战前的外交史，共 3 卷，1919 年維也納出版。（英譯本 1920 年出版）

“英國藍皮書”——英国与欧洲危机，信件，議会中的發言，附时事引述。
1914 年倫敦出版。（7467 号止）

“英國文件”——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國文件，1898 年至 1914 年。G · P · 願池及哈罗德 · 唐伯利編。1→6 卷、11 卷。1926 年至 1930 年倫敦出版。（第 11 卷，外交部文件，1914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引証时用“英國文件”及編号数字。）

“波基雪維基”——M · 波基雪維基：战争的原因。1919 年苏黎世出版。
(英譯本 1919 年出版；法譯本第 2 版 1925 年出版)

“伯基亞与培基”——E · 伯基亞与 G · 培基：大战的起源与責任。1921
年巴黎出版。

“布兰登堡”——E · 布兰登堡：从俾斯麦到世界大战，1924 年柏林出版。
(英譯本第 2 版，1927 年出版)

“康拉德”——康拉德 · 丰 · 赫曾道夫元帅：我的服役期間，共 5 卷，
1921 年至 1925 年維也納出版。

“法国外交文件”——外交部：法国外交文件，1871 年至 1914 年。1929
年起巴黎出版。

“德国的責任么?”——德国白皮書，关于战争發动者的責任。第3版，1919年柏林出版。(英譯本1924年出版)

“德尔”——P·德尔博士：拜耳文件，从战争爆發到凡尔賽的責任判決。第3次增訂版。1925年慕尼黑及柏林出版。

“多布罗洛斯基”——S·多布罗洛斯基：1914年俄国军队的动员。1921年柏林出版。

“佛兰茲”——根特·佛兰茲：俄国参加世界大战。1924年柏林出版。

“法国黃皮書”——外交部：1914年的歐戰。1914年巴黎出版。

“顧斯”——罗德里克·顧斯博士：維也納政府与世界大战的形成。1919年維也納出版。

“德国文件”——1871年至1914年欧洲各國政府的主要政策，德国外交部档案集。共40卷，1922年至1927年柏林出版。

“葛雷”——法罗登的葛雷子爵：二十五年。1892年至1916年。共2卷，1925年紐約出版。

“調查委員會”——德国国民會議：附件……关于(第一届)調查委員會的公开审理，第1卷：世界大战前的历史；第2卷，軍事装备与动员。1920年至1921年柏林出版。(第1卷英譯本1923年出版)

“耶提希”——B·耶提希：薩拉热窩刺殺案。1922年薩拉热窩出版。

“紅色档案”——紅色档案，共34卷，1923年至1930年莫斯科出版。

“考茨基文件”——关于大战爆發的德国文件。卡尔·考茨基，麦克斯·蒙格拉斯伯爵、瓦爾特·叔金教授等編，共4卷，1919年柏林出版；新增訂本1927年出版。(英譯本1924年出版)

“战争的責任”——国际时事解說柏林月刊。战争原因研究中央总社編撰，A·V·章格勒編。共8卷，1923年起柏林出版。

“一本黑皮書”——一本黑皮書，从俄国档案文件看战前外交。1910年至1914年。R·馬商編，共2卷，1922年至1923年巴黎出版。

“蒙格拉斯：导源”——麦克斯·蒙格拉斯伯爵：战争責任导源。1923年柏林及來比錫出版。(英譯本1925年出版)

“法俄关系史資料”——1910年至1914年法俄关系史資料。1922年莫斯科出版。

“尼哥爾孙”——哈羅德·尼哥爾孙：卡羅克一級勳爵，准男爵亞塔爾·尼哥爾孙爵士。1930年倫敦出版。

“奧匈外交政策”——从 1908 年波斯尼亞事件到 1914 年的奧匈外交政策。L·畢特勒、A·F·卜里布藍、H·色比克、H·烏伯斯柏格等編。共 9 卷，1930 年維也納及來比錫出版。

“巴利羅格”——巴利羅格：大戰期間的沙皇俄國。共 3 卷，1922 年巴黎出版。（英譯本 1924 年至 1925 年出版）

“法羅斯”——法羅斯教授（筆名）：薩拉熱窩刺殺案的經過。1918 年柏林出版。

“普恩加賚”——R·普恩加賚：為法國服務。共 5 卷，1926 年至 1928 年巴黎出版。（英文節譯本 1927 年及 1928 年出版）

“卜里布藍”——A·F·卜里布藍：1879 年至 1914 年奧匈的秘密條約。1920 年維也納出版。（英譯本 1920 年出版）

“倫諾芬”——P·倫諾芬：大戰的近因。第 2 版，1927 年巴黎出版。（英譯本 1928 年出版）

“俄國橙皮書”——外交部：外交文件集，戰前的外交，1914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6 日（舊曆 7 月 10 日至 24 日）。1914 年彼得格勒出版。

“倫保格”——G·V·倫保格：俄國橙皮書的偽証。1923 年紐約出版。

“席林日記”——戰爭是如何開始的：俄國外交部 1914 年 7 月的日志；W·塞卜利安·布里奇由俄文翻譯。1925 年倫敦出版。

“希維非格”——歐洲政治：未公開的（比利時的）文件；丰·伯哈得·希維非格主編。共 5 卷，1919 年柏林出版；第 2 版共 6 卷，1925 年出版。

“塞登瓦特遜”——R·W·塞登瓦特遜：薩拉熱窩：大戰探源。1925 年倫敦出版。

“西伯特—希來納爾”——G·A·希來納爾：協約國的外交與世界。1921 年紐約出版。（英譯本，根據 B·V·西伯特主編之“關於戰前協約國政策的外交檔案和史實”改編並加注釋，1921 年柏林及來比錫出版。新增訂本共 3 卷，1928 年柏林及來比錫出版。）

“塞爾維亞藍皮書”——6 月 29 日至 8 月 16 日（新曆 6 月 16 日至 8 月 3 日）的外交談判。1914 年巴黎出版。

“斯梯夫”——F·斯梯夫：伊茲伏斯基的外交來往文件，1911 年至 1914 年。共 4 卷，1924 年柏林出版。

“托伯”——托伯男爵：戰前俄國的政策及沙皇帝國的崩潰，1904 年至 1917 年。1928 年巴黎出版。（德文增訂版 1929 年柏林出版）

上册 目录

修訂第二版作者序言	11
第一版作者序言	13
参考文献略語表	16
第一章 緒論：近因与基本原因	1
(1) 1914 年至 1919 年关于“責任問題”的爭論	2
(2) 1919 年以后关于“責任問題”的爭論	6
(甲) 关于近因的新文件	6
(乙) 回忆录	12
(3) 大战的基本原因	26
(甲) 秘密同盟的体系	27
(乙) 軍国主义	31
(丙) 民族主义	35
(丁) 經济帝国主义	35
(戊) 新聞宣傳	37
第二章 1871 年至 1890 年的秘密同盟体系：	
东欧帝国的霸权	39
(1) 普法战争的后果	39
(2) 1872 年至 1878 年的三帝联盟	42
(3) 1875 年至 1878 年近东的危机	46
(4) 1879 年的德奧同盟	53
(5) 1881 年至 1887 年的三帝联盟	56
(6) 1887 年至 1890 年的德俄“再保証條約”	61
(7) 1882 年的三国同盟	63
(8) 1883 年的羅馬尼亞聯盟	69
(9) 与俄国的联系在 1890 年中断	70
(10) 1871 年至 1890 年的法德关系	75
第三章 1890 年至 1907 年的秘密同盟体系：	
三国協約的成立	83
(1) 法俄亲善，1887 年至 1891 年	83